

##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

大珠慧海禅师

师讳慧海，建州人，姓朱氏。依越州大云寺智和尚受业。初参马祖。祖问：“从何处来？”曰：“越州大云寺来。”祖曰：“来此拟须何事？”曰：“来求佛法。”祖曰：“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什么？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什么佛法！”师遂礼拜，问曰：“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？”祖曰：“即今问我者，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？”师于言下大悟，识自本心，不由知觉，踊跃礼谢。师事六载。后以受业师年老，遂归奉养。乃晦迹藏用，外示痴讷。自撰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一卷。法侄玄晏，窃出江外，呈马祖。祖览讫，谓众曰：“越州有大珠，圆明光透，自在无遮障处也。”众中有知师姓朱者，迭相推识，结契来越上，寻访依附。时号大珠和尚也。

师谓学徒曰：“我不会禅，并无一法可示于人，故不劳汝久立，且自歇去。”时学侣渐多，日夜叩击，事不得已，随问随答，其辩无碍。时有法师数人来谒，曰：“拟伸一问，师还对否？”师曰：“深潭月影，任意撮摩。”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曰：“清谈对面，非佛而谁？”众皆茫然。良久，其僧又问，“师说何法度人？”师曰：“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。”曰：“禅师家浑如此。”师却问曰：“大德说何法度人？”曰：“讲《金刚般若经》。”师曰：“讲几座来？”曰：“二十余座。”师曰：“此经是阿谁说？”僧抗声曰：“禅师相弄，岂不知是佛说耶！”师曰：“若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则为谤佛，是不解我所说义。若言此经不是佛说，则是谤经。请大德说看。”僧无对。师少顷又问：“经云：‘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’大德且道：阿那个是如来？”曰：“某甲到此却迷去。”师曰：“从来未悟，说什么却迷。”僧曰：“请禅师为说。”师曰：“大德讲经二十余座，却不识如来。”其僧再礼拜，愿垂开示。师曰：“‘如来者，是诸法如义。’何得忘却？”曰：“是，是诸法如义。”师曰：“大德，是亦未是？”曰：“经文分明，哪得未是。”师曰：“大德如否？”曰：“如。”师曰：“木石如否？”曰：“如。”师曰：“大德如同木石如否？”曰：“无二。”师曰：“大德与木石何别？”僧无对，乃叹云：“此上人者，难为酬对。”良久却问：“如何是大涅槃？”师曰：“不造生死业。”对曰：“如何是生死业？”师曰：“求大涅槃是生死业；舍垢取净是生死业；有得有证是生死业；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。”曰：“云何即得解脱？”师曰：“本自无缚，不用求解；直用直行，是无等等。”僧曰：“禅师如和尚者，实为希有！”礼谢而去。有行者问：“即心即佛，哪个是佛？”师云：“汝疑哪个不是佛，指出看。”僧无对。师曰：“达即徧境是，不悟永乖疏。”

有律师法明谓师曰：“禅师家多落空。”师曰：“却是座主家多落空。”法明大惊，曰：“何得落空？”师曰：“经论是纸墨文字。纸墨文字者，俱空设。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，无非是空。座主执滞教体，岂不落空。”法明曰：“禅师落空否？”师曰：“不落空。”曰：“何却不落空？”师曰：“文字等皆从智慧而生。大用现前，哪得落空。”法明曰：“故知一法不达，不名悉达。”师曰：“律师不唯落空，兼乃错用名言。”法明作色问曰：“何处是错？”师曰：“律师未辨华竺之音，如何讲说？”曰：“请禅师指出法明错处。”师曰：“岂不知悉达是梵语耶？”律师虽省过，而心犹愤然。（具梵语，萨婆曷刺他悉陀，中国翻云一切义成。旧云悉达多，犹是讹略。）

又问曰：“夫经律论是佛语，读诵依教奉行，何故不见性？”师曰：“如狂狗趁块，狮子咬人。经律论是自性用，读诵者是性法。”

法明又曰：“阿弥陀佛，有父母及姓否？”师曰：“阿弥陀姓憍尸迦，父名月上，母名殊胜妙颜。”曰：“出何教文？”师曰：“出陀罗尼集。”法明礼谢赞叹而退。

有三藏法师问：“真如有变易否？”师曰：“有变易。”三藏曰：“禅师错也。”师却问三藏：“有真如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师曰：“若无变易，决定是凡僧也。岂不闻善知识者，能回三毒为三聚净戒，回六识为六神通，回烦恼作菩提，回无明为大智。真如若无变易，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。”三藏曰：“若尔者，真如即有变易。”师曰：“若执真如有变易、亦是外道。”曰：“禅师适来说真如有变易，如今又道不变易，如何却

是的当？”师曰：“若了了见性者，如摩尼珠现色，说变亦得，说不变亦得。若不见性人，闻说真如变，便作变解；闻说不变，便作不变解。”三藏曰：“故知南宗实不可测。”

有道流问：“世间有法过自然否？”师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何法过得？”师曰：“能知自然者。”曰：“元气是道否？”师曰：“元气自元气，道自道。”曰：“若如是者，则应有二。”师曰：“知无两人。”又问：“云何为邪？云何为正？”师曰：“心逐物为邪，物从心为正。”

有源律师来问：“和尚修道，还用功否？”师曰：“用功。”曰：“如何用功？”师曰：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”曰：“一切人总如是，同师用功否？”师曰：“不同。”曰：“何故不同？”师曰：“他吃饭时不肯吃饭，百种须索。睡时不肯睡，千般计较，所以不同也。”律师杜口。

有韞光大德问：“禅师自知生处否？”师曰：“未曾死，何用论生。知生即是无生法。无离生法说有无生。祖师云：当生即不生。”曰：“不见性人，亦得如此否？”师曰：“自不见性，不是无性。何以故？见即是性，无性不能见。识即是性，故名识性；了即是性，唤作了性；能生万法，唤作法性，亦名法身。马鸣祖师云：所言法者，谓众生心。若心生，故一切法生。若心无生，法无从生，亦无名字。迷人不知法身无象，应物现形，遂映青青翠竹，总是法身，郁郁黄华，无非般若。黄华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法身即同草木。如人吃笋，应总吃法身也。如此之言，宁堪齿录。对面迷佛，长劫希求。全体法中，迷而外觅。是以解道者，行住坐卧，无非是道；悟法者，纵横自在，无非是法。”

大德又问：“太虚能生灵智否？真心缘于善恶否？贪欲人，是道否？执是执非人；向后心通否？触境生心人有定否？住于寂寞人有慧否？怀高傲物人有我否？执空执有人有智否？寻文取证人、苦行求佛人、离心求佛人、执心是佛人，此皆称道否？请禅师一一开示。”师曰：“太虚不生灵智，真心不缘善恶，嗜欲深者机浅，是非交争者未通，触境生心者少定，寂寞忘机者慧沉，傲物高心者我壮，执空执有者皆愚，寻文取证者益滞，苦行求佛者俱迷，离心求佛者外道，执心是佛者为魔。”大德曰：“若如是，应毕竟无所有。”师曰：“毕竟是大德，不是毕竟无所有。”大德踊跃，礼谢而去。

师上堂曰：“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。苦死造作，要担枷落狱作么？每日至夜奔波，道我参禅学道，解会佛法，如此转无交涉也。只是逐声色走，有何歇时？贫道闻江西和尚道：汝自家宝藏，一切具足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。我从此一时休去，自己财宝，随身受用，可谓快活。无一法可取，无一法可舍，不见一法生灭相，不见一法去来相。徧十方界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。但自仔细观察自心，一体三宝，常自现前，无可疑虑。莫寻思，莫求觅，心性本来清静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又《净名经》云：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若不随声色动念，不逐相貌生解，自然无事。去。莫久立，珍重。”

此日大众普集，久而不散。师曰：“诸人何故在此不去？贫道以对面相呈，还肯休么，有何事可疑？莫错用心，枉费气力。若有疑情，一任诸人恣意早问。”时有僧法渊问曰：“云何是佛？云何是法？云何是僧？云何是一体三宝？愿师垂示。”师曰：“心是佛，不用将佛求佛；心是法，不用将法求法。佛法无二，和合为僧，即是一体三宝。经云：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身口意清静，名为佛出世；三业不清净，名为佛灭度。喻如嗔时无喜，喜时无嗔，唯是一心，实无二体。本智法尔无漏现前。如蛇化为龙，不改其鳞；众生回心作佛，不改其面。性本清静，不待修成。有证有修，即同增上慢者。真空无滞，应用无穷，无始无终，利根顿悟，用无等等，即是阿耨菩提。心无形相，即是微妙色身；无相即是实相法身，性相体空，即是虚空无边身；万行庄严，即是功德法身。此法身者，乃是万化之本，随处立名，智用无尽，名无尽藏。能生万法，名本法藏；具一切智，是智慧藏；万法归如，名如来藏。经云：如来者，即诸法如义。又云：世间一切生灭法，无有一法不归如也。”

有客问云：“弟子未知律师、法师、禅师，何者最胜？愿和尚慈悲指示。”师曰：“夫律师者，启毗尼之法藏，传寿命之遗风，洞持犯而达开遮，秉威仪而行轨范；牒三番羯磨，作四果初因。若非宿德白眉，岂敢造次。夫法师者，踞师子之座，泻悬河之辩，对稠人广众，启凿玄关；开般若妙门，等三轮空施。若非龙象蹴蹋，安敢当斯。夫禅师者，撮其枢要，直了心源；出没卷舒，纵横应物，咸均事理；顿见如来，拔生死深根，获现前三昧。若不安禅静虑，到这里总须茫然。随机授法，三学虽殊，得意忘言，一乘何异。”

故经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导诸众生。”客曰：“和尚深达佛旨，得无碍辩。”

又问：“儒道释三教，为同为异？”师曰：“大量者用之即同，小机者执之即异。总从一性上起用，机见差别成三。迷悟由人，不在教之异同。”

讲唯识道光座主问曰：“禅师用何心修道？”师曰：“老僧无心可用，无道可修。”曰：“既无心可用，无道可修，云何每日聚众劝人学禅修道？”师曰：“老僧尚无卓锥之地，什么处聚众来？老僧无舌，何曾劝人来？”曰：“禅师对面妄语。”师曰：“老僧尚无舌劝人，焉解妄语。”曰：“某甲却不会禅师语论也。”师曰：“老僧亦自不会。”

讲华严志座主问：“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？”师曰：“法身无象，应翠竹以成形。般若无知，对黄花而显相。非彼黄花翠竹，而有般若法身也。故经云：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；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黄花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还能应用。座主会么？”曰：“不了此意。”师曰：“若见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随用而说，不滞是非；若不见性人，说翠竹著翠竹，说黄花著黄花，说法身滞法身，说般若不识般若，所以皆成诤论。”志礼谢而去。

人问：“将心修行，几时得解脱？”师曰：“将心修行，喻如滑泥洗垢。般若玄妙，本自无生。大用现前，不论时节。”曰：“凡夫亦得如此否？”师曰：“见性者即非凡夫，顿悟上乘，超凡越圣。迷人论凡论圣，悟人超越生死涅槃。迷人说事说理，悟人大用无方；迷人求得求证，悟人无得无求。迷人期远劫证，悟人顿见。”

维摩座主问：“经云：彼外道六师等，是汝之师。因其出家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。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。谤于佛，毁于法，不入众数。终不得灭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今请禅师明为解说。”师曰：“迷徇六根者，号之为六师。心外求佛，名为外道。有物可施，不名福田。生心受供，堕三恶道。汝若能谤于佛者，是不著佛求；毁于法者，是不著法求，不入众数者，是不著僧求；终不得灭度者，智用现前。若有如是解者，便得法喜禅悦之食。”

有行者问：“有人问佛答佛，问法答法，唤做一字法门，不知是否？”师曰：“如鸚鵡学人语话，自语不得，为无智慧故。譬如将水洗水，将火烧火，都无义趣。”

是人问：“言之与语，为同为异？”师曰：“一也。谓言成句为语矣，且如灵辨滔滔，譬大川之流水。峻机叠叠，如圆器之倾珠。所以廓万象，号悬河，剖乎义海，此是语也。言者一字表心也，内著玄微，外现妙相，万机挠而不乱，清浊混而常分，齐王犹惭大夫之辞，文殊尚叹净名之说，今之常人、云何能解。”

源律师问：“禅师常谈，即心是佛，无有是处。且一地菩萨，分身百佛世界，二地增于十倍，禅师试现神通看？”师曰：“阇梨自己是凡是圣？”曰：“是凡。”曰：“既是凡僧，能问如是境界！经云：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此之是也。”又问：“禅师每云：若悟道，现前身便解脱。无有是处。”师曰：“有人一生作善，忽然偷物入手，即身是贼否？”曰：“故知是也。”师曰：“如今了了见性，云何不得解脱？”曰：“如今必不可，须经三大阿僧祇劫始得。”师曰：“阿僧祇劫还有数否？”源抗声曰：“将贼比解脱，道理得通否？”师曰：“阇梨自不解道，不可障一切人解；自眼不开，嗔一切人见物。”源作色而去，云：“虽老浑无道。”师曰：“即行去者是汝道。”

讲止观慧座主问：“禅师辨得魔否？”师曰：“起心是天魔，不起心是阴魔，或起不起是烦恼魔，我正法中无如是事。”曰：“一心三观义又如何？”师曰：“过去心已过去，未来心未至，现在心无住，于其中间，更用何心起观？”曰：“禅师不解止观。”师曰：“座主解否？”曰：“解。”师曰：“如智者大师，说止破止，说观破观，住止没生死，住观心神乱。为当将心止心，为复起心观观？若有心观，是常见法；若无心观，是断见法。亦有亦无，成二见法，请座主仔细说看。”曰：“若如是问，俱说不得也。”师曰：“何曾止观？”

人问：“般若大否？”师曰：“大。”曰：“几许大？”师曰：“无边际。”

曰：“般若小否？”师曰：“小。”曰：“几许小？”师曰：“看不见。”曰：“何处是？”曰师：“何处不是？”

维摩座主问：“经云：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，维摩默然，是究竟否？”师曰：“未是究竟。圣意若尽，第三卷更说何事？”座主良久，曰：“请禅师为说未究竟之意？”师曰：“如经第一卷，是引众呼十大弟子住心，第二诸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，以言显于无言。文殊以无言显于无言。维摩不以言，不以无言，故默然收前言也。第三卷，从默然起说，又显神通作用，座主会么？”曰：“奇怪如是。”师曰：“亦未如是。”曰：“何故未是？”师曰：“且破人执情，作如此说。若据经意，只说色心空寂，令见本性，教舍伪行入真行，莫向言语纸墨上讨意度，但会净名两字便得。净者本体也，名者迹用也。从本体起迹用，从迹用归本体。体用不二，本迹非殊。所以古人道：本迹虽殊，不思议一也。一亦非一。若识净名两字假号，更说什么究竟与不究竟？无前无后，非本非末，非净非名，只示众生本性不思议解脱。若不见性人，终身不见此理。”

僧问：“万法尽空，识性亦尔，譬如水泡，一散更无再合，身死更不再生。即是空无，何处更有识性？”师曰：“泡因水有，泡散可即无水？身因性起，身死岂言性灭？”曰：“既有言性，将出来看？”师曰：“汝信有明朝否？”曰：“信。”师曰：“找将明朝来看。”曰：“明朝实是有，如今不可得？”师曰：“明朝不可得，不是无明朝。汝不见性，不可是无性。今见著衣吃饭，行住坐卧，对面不识，可谓愚迷。汝欲见明朝，与今日不异。将性觅性，万劫终不见。亦如有人不见日，不是无日。”

讲青龙疏座主问：“经云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禅师如何体会？”师曰：“为般若体，毕竟清净，无一可得，是名无法。即于般若空寂体中，具河沙之用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说法，故云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”

讲华严座主问：“禅师信无情是佛否？”师曰：“不信。若无情是佛者，活人应不如死人，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。经云：佛身者，即法身也，从戒定慧生，从三明六通生，从一切善法生。若说无情是佛者，大德如今便死，应作佛去。”

有法师问：“持般若经，最多功德，师还信否？”师曰：“不信。”曰：“若尔，灵验传十余卷，皆不堪信也。”师曰：“生人持孝，自有感应，非是白骨能有感应。经是文字纸墨，文字纸墨性空，何处有灵验？灵验者，在持经人用心，所以神通感物。试将一卷经安著案上，无人受持，自能有灵验否？”

僧问：“未审一切名相及法相，语之与默，如何通会，即得无前后？”师曰：“一念起时，本来无相无名，何得说有前后？不了名相本净，妄计有前有后。夫名相关锁，非智钥不能开。中道者病在中道；二边者病在二边。不知现用是无等等法身：迷悟得失。常人之法自起生灭，埋没正智，或断烦恼，或求菩提，背却般若。”

人问：“律师何故不信禅？”师曰：“理幽难显，名相易持。不见性者，所以不信；若见性者，号之为佛。识佛之人，方能信入。佛不远人，而人远佛。佛是心作，迷人向文字中求，悟人向心而觉；迷人修因待果，悟人了无心相；迷人持物守我为己，悟人般若应用现前。愚人执空执有生滞，智人见性了相灵通。乾慧辩者口疲，大智体了心泰。菩萨触物斯照，声闻怕境昧心。悟者日用无生，迷人现前隔佛。”

人问：“如何得神通去？”师曰：“神性灵通，遍周沙界。山河石壁，去来无碍；刹那万里，往返无迹。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。愚人自无心智，欲得四大飞空。经云：取相凡夫，随宜为说，心无形相，即是微妙色身。无相即是实相。实相体空，唤作虚空无边身；万行庄严，故云功德法身。即此法身，是万行之本，随用立名。实而言之，只是清净法身也。”

人问：“一心修道，过去业障得消灭否？”师曰：“不见性人，未得消灭；若见性人，如见日照霜雪。又见性人，犹如积草等须弥山，只用一星之火，业障如草，智慧似火。”曰：“云何得知业障尽？”师曰：“现前心通，前后生事，犹如对见。前佛后佛，万法同时。经云：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，成就一切智故。”

有行者问：“云何得住正法？”师曰：“求住正法者是邪。何以故？法无邪正故。”曰：“云何得作佛去？”师曰：“不用舍众生心，但莫污染自性。经云：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”曰：“若如是解者，得解脱否？”师曰：“本自无缚，不用求解。法过语言文字，不用数句中求；法非过现未来，不可以因果中契；法过一切，不可比对；法身无象，应物现形，非离世间而求解脱。”

僧问：“何者是般若。”师曰：“汝疑不是者，试说看？”

又问：“云何得见性？”师曰：“见即是性，无性不能见。”

又问：“如何是修行？”师曰：“但莫污染自性，即是修行。莫自欺诳，即是修行。大用现前，即是无等等法身。”

又问：“性中有恶否？”师曰：“此中善亦不立。”曰：“善恶俱不立，将心何处用？”师曰：“将心用心，是大颠倒。”曰：“作么生即是？”师曰：“无作么生，亦无可是。”

人问：“有人乘船，船底刺杀螺蚬。为是人受罪，为复船当罪？”师曰：“人船两无心，罪正在汝。譬如狂风折树损命，无作者，无受者，世界之中，无非众生受苦处。”

僧问：“未审托情势、指境势、语默势，乃至扬眉动目等势，如何得通会于一念间。”师曰：“无有性外事。用妙者，动静俱妙。心真者，语默总真。会道者，行住坐卧是道。为迷自性，万惑滋生。”

又问：“如何是法有宗旨？”师曰：“随其所立，即有众义。文殊于无住本，立一切法。”曰：“莫同太虚否？”师曰：“汝怕有太虚否？”曰：“怕。”师曰：“解怕者不同太虚。”

又问：“言方不及处，如何得解？”师曰：“汝今正说时，疑何处不及？”

有宿德十余人同问：“经云：破灭佛法。未审佛法可破灭否？”师曰：“凡夫外道，谓佛法可破灭；二乘人谓不可破灭；我正法中，无此二见。若论正法，非但凡夫外道，未至佛地者、二乘亦是恶人。”

又问：“真法、幻法、空法、非空法，各有种性否？”师曰：“夫法虽无种性，应物俱现。心幻也，一切俱幻，若有一法不是幻者，幻即有定。心空也，一切皆空，若有一法不空，空义不立。迷时人逐法，悟时法由人。如森罗万象，至空而极。百川众流，至海而极。一切贤圣，至佛而极。十二分经，五部毗尼，五韦陀论，至心而极。心者是总持之妙本，万法之洪源，亦名大智慧藏，无住涅槃，百千万名，尽心之异号耳。”

又问：“如何是幻？”师曰：“幻无定相，如旋火轮，如乾闥婆城，如机关木人，如阳炎，如空花，俱无实法。”

又问：“何名大幻师？”师曰：“心名大幻师，身为大幻城，名相为大幻衣食，河沙世界，无有幻外事。凡夫不识幻，处处迷幻业；声闻怕幻境，昧心而入寂；菩萨识幻法、达幻体，不拘一切名相。佛是大幻师，转大幻法轮，成大幻涅槃，转幻生灭，得不生不灭，转河沙秽土成清净法界。”

僧问：“何故不许诵经？唤作客语？”师曰：“如鹦鹉只学入言，不得入意。经传佛意，不得佛意而但诵，是学语人，所以不许。”曰：“不可离文字言语，别有意耶？”师曰：“汝如是说，亦是学语。”曰：“同是语言，何偏不许？”师曰：“汝今谛听，经有明文。我所说者，义语非文。众生说者，文语非义。得意者越于浮言，悟理者超于文字。法过言语文字，何向数句中求？是以发菩提者，得意而忘言，悟理而遗教，亦犹得鱼忘筌，得兔忘蹄也。”

有法师问：“念佛是有相大乘，禅师意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无相犹非大乘，何况有相？经云：取相凡夫，随宜为说。”

又问：“愿生净土，未审实有净土否？”师曰：“经云：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若心清净，所在之处，皆为净土。譬如生国王家，决定绍王业；发心向佛道，是生净佛国。其心若不净，在所生处，皆是秽土，净秽在心，不在国土。”

又问：“每闻说道，未审何人能见？”师曰：“有慧眼者能见。”曰：“甚乐大乘，如何学得？”师曰：“悟即得，不悟不得。”曰：“如何得悟处？”师曰：“但谛观。”曰：“似何物？”师曰：“无物似。”曰：“应是毕竟空。”师曰：“空无毕竟。”曰：“应是有？”师曰：“有而无相。”曰：“不悟如何？”，师曰：“大德自不悟，亦无人相障。”

又问：“佛法在于三际否？”师曰：“见在无相，不在其外；应用无穷，不在于内；中间无住处，三际不可得。”曰：“此言大混。”师曰：“汝正说混之一字时，在内外否？”曰：“弟子究检，内外无踪迹。”师曰：“若无踪迹，明知上来语不混。”曰：“如何得作佛？”师曰：“是心即佛，是心作佛。”曰：“众生入地狱，佛性入否？”师曰：“如今正作恶时，更有善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师曰：“众生入地狱，佛性亦如是。”曰：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作佛用是佛性；作贼用是贼性；作众生用是众生性。性无形相，随用立名。经云：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”

僧问：“何者是佛？”师曰：“离心之外，即无有佛。”曰：“何者是法身？”师曰：“心是法身，谓能生万法，故号法界之身。《起信论》云：所言法者，谓众生心，即依此心、显示摩诃衍义。”

又问：“何名有大经卷，内在一微尘。”师曰：“智慧是经卷。经云：有大经卷，量等三千大千界，内现一微尘中。一尘者，是一念心尘也。故云：一念尘中，演出河沙偈，时人自不识。”

又问：“何名大义城？何名大义王？”师曰：“身为大义城，心为大义王。经云：多闻者善于义，不善于言说。言说生灭，义不生灭。义无形相，在言说之外。心为大经卷，心为大义王。若不了了识心者，不明善义，只是学语人也。”

又问：“般若经云：度九类众生，皆入无余涅槃。又云：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此两段经文，如何通会前后？人说皆云实度众生，而不取众生相，常疑未决，请师为说。”师曰：“九类众生，一身具足，随造随成。是故无明为卵生，烦恼包裹为胎生，爱水浸润为湿生，倏起烦恼为化生。悟即是佛，迷号众生。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，若了念念心体空，名为度众生也。智者于自本实际上度于未形，未形既空，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”

僧问：“言语是心否？”师曰：“言语是缘，不是心。”曰：“离缘何者是心？”师曰：“离言语无心。”曰：“离言语既无心，若为是心？”师曰：“心无形相，非离言语，非不离言语。心常湛然，应用自在。祖师云：若了心非心，始解心心法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定慧等学。”师曰：“定是体，慧是用。从定起慧，从慧归定，如水与波，一体更无前后，名定慧等学，夫出家儿莫寻言逐语，行住坐卧，并是汝性用。什么处与道不相应？且自一时休歇去。若不随外境之风，性水常自湛湛。无事珍重。”

\*\*\*\*\*

【录自：菩提树】